

我眼花缭乱。  
街市上缤纷的鲜花、衣裙上斑斓的绣花、陶瓷品上绚丽的绘花、木刻品上浮凸的雕花……  
一道一道缤纷绚丽的色彩,像闪电,热热闹闹地互相撞击,撞出了满天满地令人目迷五色的华彩;而人潮熙熙攘攘的杂沓、讨价还价的巨大声浪,也汇成了震耳欲聋的喧嚣。  
危地马拉的齐卡斯德南戈集市,在中美洲和南美洲规模最大。

# 玛雅集市

(新加坡) 尤今

自十五世纪开始,每逢星期四和星期天,玛雅人便会聚集于此,做小买卖。赶集对于他们来说,就像是日出日落月升月降一样,已成不变的规律。随着人口的增加,原先的小集市,宛如宣纸沾上水渍,越扩越大,终于形成了今日令人咋舌的大规模,也变成了危地马拉一个耀目的旅游亮点。  
齐卡斯德南戈是玛雅人的聚居地,有人说,要了解今日玛雅人的生活面貌,必须来此一逛。它不是为旅客而设的,反之,它是一道生活的河流,铺满了生活琐碎的甜蜜、充斥着生活细碎的纷扰,给原本安静的城市带来了活泼的生命力。

玛雅女子一向喜欢强烈色调,她们的衣裾裙呀,总是细致地绣着绽放的花卉或是繁复的图案,当她们走动时,颜色便迤迤迤地流满地。她们尊重传统,缝制一袭这样的衣服,耗时费事,但是,可穿多年;不像都市女子,追随潮流,满柜衣裳,等潮流一过,便弃如敝屣。

我取出了相机,没有想到,她们如见鬼魅,快速转头他向,有的用布盖头遮脸,有的索性把整个头埋进膝盖里。犹记得二十多年前,在墨西哥的玛雅集市,玛雅人便是千方百计地逃避镜头的,因为目不识丁的玛雅人迷信机会会把将她们的灵魂摄取。

今日,全世界已经起了天翻地覆的大变化,可玛雅人却依然迷信如故,原因是不言而喻的,玛雅人没有与时俱进,她们依然多生多养而又不注重教育,在集市里走动的许多玛雅女子,孩子就像是圣诞树上的装饰品,左一个右一个,手抱一个背驮一个,圆圆大大的肚子里还装着一个。孩子生下来后,只顾喂他们的肚子而不管他们的脑子。孩子长大后,便一成不变地跟着父母的老路走。务农者继续务农、赶集者继续赶集,而许多迷信的观念也继续沿袭。

游客一来到这儿,全都变成了浓腻的蜜糖。中老年摊贩,化身为蜜蜂,飞绕不休;小孩呢,化为蚂蚁,紧缠不舍。为了稻粱谋,玛雅人都学会了几句蹩脚的英语来和游客议价,然而,他们那种漫天要价的做法,使议价在这儿成了一种“斗智”活动。比如说,一张小小的织锦书签,要价60格查尔(折合人民币50元),杀价之后,以10格查尔成交。我付了120格查尔,买了一打。事后,有人告诉我,每张书签最多只值5格查尔。哎呀,在这场斗智游戏中,我彻底败下阵来了。

有时,斗智失败,是因为在议价时刻意掺入了同情的成分。  
许许多多到此开摊营生的玛雅人,是住在深山野岭的村庄里的。他们必须在开摊的前一天,便带着帐篷、带着货品,翻山越岭,迢迢前来。次日凌晨三四点,就得起身打点一切,在晨曦初露时,便得开摊了。到了下午四点左右,又得大费周章地拆除帐篷,收拾货品,跋涉回家。

当天下午,在大家纷纷扰扰地准备收摊的当儿,我看到一个摊主拿着一个木雕的玛雅头像,自己喊价而又自己削价:“四百格查尔,有人要吗?三百?两百,两百就好了。要不然,一百吧!”由四百降到一百,却还是没人问津,他咬了咬牙,豁出去了:“五十,只要五十!”凄凉的声音,飘在越来越空荡的集市里,摊子旁,有几个孩子在吮吸手指,几双圆圆的眼珠,愣愣地瞪着满地的清冷与狼藉……

我游过不少名湖,也见过许多大河,但只有故乡小小的宅浜,却烙印在脑海里,常常魂牵梦萦着。  
我是瀛洲崇明人,出生在森林公园南面不远的一个崇明典型的宅基上:六七户人家,被一条十多米宽的河浜环抱着,这些住屋便像一幅嵌在琉璃框里的图画;浜边和浜东紧紧依偎着茂密的竹林;浜南边有两棵硕大无比的老榆树。浜内鱼虾很多,水草繁茂,水面碧绿常青,可见泥底。  
春天里,浜边的树枝抽出了嫩芽儿,桃花盛开,杏花怒放。浜水绿得像翡翠,水面上露出荷叶尖尖的角。我在水桥头伫立,一个稚嫩的身影倒立在镜子似的水面上,我动他也动,我拍手他也对我拍手,我笑他也朝我笑,觉得很有趣。在荷枝旁,成双成对的青蛙睁着晶莹的眼睛,鼓起大大的嘴巴,向我“呱呱呱”地叫着,我赶紧学它们不住地叫。我响,它们比

上海纪实频道的《大师》栏目一直有很好的口碑,八年来,他们先后拍摄了80多位中国近现代大师,计160多集。但由于收视率不高,前几年差点被关停。这次听说电视台取消了《大师》的收视率考核,更加看重这个栏目的价值追求和专业品质。这确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。

文化这样东西是容易当作门面,当作风雅被附庸的,虽然这也不是什么大谬,大家认可文化这块牌子总是好事情。但对文化的内涵和价值理解不到位,面对滚滚红尘和强势资本,文化也是容易却步的。因为文化不等于收视率、收益率,电视台是要靠收视率、收益率吃饭的。“文化还是收视率?”这便成了这个行业哈姆·雷特式的困惑。

那么,《大师》的文化内涵究竟是什么呢?我个人以为,它勾勒出了中国近代以来,从传统走向现代化的一根文化脊梁,它让人们看到了100多年来,这根脊梁是如何担负起我们民族救亡图存、传承创新的重任;它证明了知识精英对社会进步的重要性,而那些在专业领域独领风骚的精英对民族和国家始终怀有使命感。我想有这些就足以让《大师》在电视节目中留有一席之地。我们需要



春郊饮马 (中国画) 郑伯强 郑明轩

早期的行为主义心理学认为,一切心理活动都是从刺激到行为的反应。看到别人富了,首先的条件反射是仇富吗?我觉得是羡慕,然后才是……  
辽宁营口有个民营企业老板叫于家勇,女儿4岁,极为淘气。他到处打听本市有没有优质的幼儿园。终于,看中了一家。接下来,于老板不是托人把女儿塞进这个幼儿园?不,于老板花了1000万人民币,把这个幼儿园买了下来。他悄悄跟园长说:我们不刻意让女儿得到一种优越感,你们一视同仁好了。

一天傍晚,民营企业丁总裁打电话给我,邀我明天一早到新疆喀什去参加喀交会。我说:我的身份证号码你还不知道,飞机票还没有订,怎么去?丁总裁说:一个朋友听说我要到新疆去,他说搭乘民航航班要绕道乌鲁木齐,时间就泡汤了。你用我的飞机飞过去好了,它停在飞机场也是停着。听上去就像说“你用我的脚踏车去好了,锁着也是锁着”。

回到虹桥我就悄悄打听有关费用,回答是:这小飞机在停机坪停一年,要给机场200万。喀什、上海580万人的生命。  
有个白领道:等我有钱了,我就要买50辆好车,奥拓、奥拓、奥拓……用铁丝把它们穿起来,第一辆开的时候,就像火车一样一条龙!  
浙江鄞州横街镇半山村一男士结婚,他表哥送了他一辆兰博基尼。正当乡亲们摸出礼金红包时,表哥挡了回去,他关照帮忙的小娘:给每个参加婚礼的送1万元。不是一家送1万,是每个嘉宾送1万。大家受宠若惊。表哥却说:现在请客多少难?你们肯出席我表弟的婚礼,是看得起我们……  
富人可以摆阔,不太富的人也可以炫耀,甚至穷人都可以有摆阔的美好理想,心想事成不成?再说了。

我更响,此起彼伏,一阵高过一阵,宛若跟我在歌咏比赛哩!  
清晨,霞光晨雾中,浜面上雾气在缓缓飘浮流动,变幻不已,时而勾勒出一条耕牛,时而勾勒出一头山羊,时而又变出一只小猫……我痴迷地凝望着,感叹着大自然美妙又神奇的画笔!  
春夏,浜上又换来了一番景色。浜面是安详的绿色,是一泓清水的境界,沉静,坦荡,搂着树影,泛着波光。水草绿得发蓝,荷叶上挂着珍珠一样的水珠儿。荷花开了,整天荡漾着清幽的香气。我手里拿了一些饭屑,扔在水桥浸着水的最后一级石板上,然后站立在旁边静静地凝视着,不多一会儿,几只大虾悠悠然地游弋过来,一点也不害怕我,坦然尽情地品尝着,还一边戏耍,一边

说着悄悄话。  
秋天,榆树上不少鸟儿飞进飞出,还在上面筑起了一个个窝。有时,还能见到小鸟儿接受老鸟喂食,时而发出稚嫩的欢叫声,时而拍打着羽毛未丰的翅膀。我喜爱这些小鸟,想留在身边成为自己的小伙伴。于是,爬到榆树上抓获了两只关在笼子里,这时心里多高兴呀!我想方设法照料新朋友,放水进去,它们不喝;送饭粒,它们不吃;装鸟叫,它们不睬;跳蹦着,它们不动。它们一直愁眉不展,发痴发呆,可能在恋自己的家,在想亲爱的妈。于是我动了恻隐之心,又把它们小心翼翼地送回原先的那个窝里去,而自己比先前更加高兴了。  
深秋,竹园里早就没有竹笋了,但沿着浜边草从中竹根的泥土,有时会发现冒出地面的黄黄的尖头,啊这是爬

# 有感于取消《大师》收视率考核

陈保平

这些探索中国前行之路的燃灯者,为我们照亮来路,也思考去路。特别是年轻一代,他们在今天全球化、商业化的大潮中,十分需要大师的故事和思想来激励、指点,使他们心里始终有超越世俗的向往。

所以,当我听说七宝、市西等多家中学购买《大师》碟片为学生播放,心生敬意,觉得这些学校的决策者很有眼光,有人文意识,知道一个学校应培养什么样的人,用什么样的内容去补充课程教学,让那些有可能成为未来大师的学生,早早站在前辈的肩膀上,与前辈的精神相衔接。

我不知道这不是也属收视率的一部分,但至少知道看《大师》的人并不局限电视播放的这一刻。如果有更多的学校能让学生仰望《大师》,它的作用不会比热播电视剧的收视率小吧?虽然这样的比较并不恰当,在一个创意和审美都相对贫乏的环境下,获得

收视率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但取消《大师》收视率考核,还是让我们看到了高于收视率的价值标准,它不仅有利于提升受众的观赏水平,也向社会释放了一个信号:文化不能急功近利。对有价值追求和专业品质的作品,我们更看重长远的、持续的、传承的作用,就像大师在一个时代总是少数一样,但对一个民族智慧和文化的提升,他们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。试想一下,如果没有孔子、孟子,中华民族会有相通的天道人心,共同的价值观吗?如果没有鲁迅,没有《阿Q正传》,我们大多数人会去反省国民性吗?

顺便说几句可能多余的话,电视台若真想《大师》成为自己的品牌,还是要下功夫,要舍得投入的。取消收视率考核,从某种意义上说,只是发了一张免死牌。但既然让它活着,就是要让它活得好,活得精彩,团队大、待遇、工作条件不能与收视率高的栏目有太大差距,否则,价值追求也会变得有点空洞。当然,就《大师》节目组来说,保持理想照耀前程的精神也很重要,想想那些拍过的大师,几乎没有哪一个不是艰难困苦,玉汝于成的。



“爱人以德”,语出民国著名教育家蔡元培之口。1916年冬,时在法国的蔡元培接到教育部电,请他回国担任北大校长。蔡随即启程回国,他最先踏上故土便是上海。

知道蔡先生此番回国,系应政府邀请,赴北大任校长职,友人中顿时产生两种不同意见。多数人劝蔡不要去北大任职,理由是北大太腐败,一旦去了,如果不能整顿好,反会影响自己的名声。对此意见,蔡明白“这当然是出于爱我的意思”。少数人所持意见与前者相反,认为正因为北大腐败,才更应该去进行整顿,即使整顿失败,毕竟尽了心,蔡元培就是视这后一种意见为“爱人以德”。

爱人以德,蕴含的是希望那个人心怀大目标、大境界,摒弃明哲保身,应该有所作为。蔡元培显然更认同并愿意接受这样的意见,所以他说“我到底服从后说,进北京”。(本文引蔡氏语均见其《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》一文)

蔡元培执掌北大,使北大一下子充满了强大的磁场,引入了诸如陈独秀、胡适、刘师培等各学科精英,成就了北大一段辉煌历史。事实上蔡元培

对于执掌北大后,不致有负朋友的厚望,事先已拟有计划,计划的第一步即先作调查。通过调查,蔡元培采纳了知情者的推荐,加上他此前的判断,首先亲自上门请陈独秀来北大任文科学长。初步人事任定后,“乃相与商定整顿北大的办法,次第执行”。然后从改变学生学习观念着手,也就是摒弃“科举时代留下的劣根性”,让大家明白,“大学学生,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,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”。北大倡导“不作官”,“这一风气的改变,把当时北洋军阀和政客的社会基础给打坏了。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。蔡先生虽然做校长的时间并不长,却对近代中国发生巨大的影响”(陶希圣语)。而此间老师给予学生什么样的影响也至关重要,为此蔡元培即“从聘请积学而热心的教员着手”。“旧学邃密”且“新知深沈”的胡适,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请进北大的。

对于各学科人才,蔡元培觉得即使主张不同,只要“言之成理、持之有故”,就让他们并存,也让学生有自由选择之余地。比如胡适和钱玄同提倡白话文,刘师培、黄侃主张文言文,蔡元培觉得只要应用得当,两者可并行不悖。而对于不堪胜任的教员,则一概请出北大。其中一名法国教员因此扬言要控告蔡元培;另有一英国教员竟要求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向蔡元培施压,蔡均不为所动。另外蔡元培还在北大打破此前不招女生的成例,让女生也有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。由“爱人以德”,还让人油然想到蔡元培在北大创立的“进德会”,即要求所有教员包括他这个校长,均要遵守不嫖、不赌、不娶妾、不做官等戒律,给北大带来全新风范。美国伦理学家、社会学家和教育家布鲁斯·温斯顿在《德商》一书中,把“德商”这个全新的概念阐明为5条原则:一不造成伤害,二让事情变得更好,三尊重他人,四公平,五友爱。可以说还在一个世纪前,中国的北大校长蔡元培就已经在这个“德”字上躬身实践了。

# 爱人以德

陆其国



# 真富和炫富

童孟侯  
飞个来回费用大约是250万。  
赈灾晚会,张老板拿着一块硕大的牌子上台,上写:某某公司捐献100万。台上的观众给他鼓掌。可事后赈灾组委会叫他别把100万打过来,却再也没了消息。  
比尔盖茨没有私人司机,一向是自己开车。要公务旅行,坐的也是经济舱。他没有参加过什么赈灾晚会,却捐出了280亿。这个280亿,通过疫苗和改善人体健康,帮助拯救了



笋!我把它们一棵棵挖出来,虽然没有几根,也不长,只有大拇指那么粗,怀着收获的喜悦兴高采烈地拿回家去。妈妈烧成咸菜笋丝汤,笋丝雪白脆嫩可口,味道鲜美极了!  
阔别故乡多年后,我乘去崇明开会之机顺道第一次回到那个日思夜想的老家。大伯一家忙碌得不亦乐乎。侄儿去菜园割菜,大伯找出好久没用的鱼网,带我一起去宅浜钓鱼。  
我用竹杆拍打附近的浜水惊动鱼儿,好让它们自投罗网。不多一会儿,大伯就网到了两条大鲫鱼。菜蔬带着家乡泥土的清香,鲫鱼在宅浜的清水里长大,这些都是我多年来未曾吃到的最佳的环保菜肴。  
故乡的宅浜,我永远怀念你!

# 十日谈

在博鳌,另有一番风景,请看明日专栏。

风景这边独好